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

史光柱 著

星星树

星星树又亮了，秋子坐在溪边想她的世界。
阳光静静地洒在她的头上，溪水一闪一闪地流动着，
她是个弃儿，是个有娘疼爱的弃儿，
我呢？我不是个弃儿吗？
偶尔被地球收养，喝着地球的乳汁长大，
跟着地球从这个站台漂泊到另一个站台。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星 星 树

史光柱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星树：大字版 / 史光柱著. —北京：中国盲文出版社，
2015.9

ISBN 978—7—5002—6285—5

I. ①星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3254 号

星 星 树

著 者：史光柱

封面题字：贺敬之

责任编辑：李 爽

出版发行：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50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240 千字

印 张：25.75

版 次：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—7—5002—6285—5/I·1381

定 价：48.00 元

编辑热线：(010) 83190273

销售服务热线：(010)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点 名 / 001

爱，还能复活吗？ / 003

妈妈，我也能看到光明了 / 015

太阳并不遥远 / 020

默契配合阳光还世 / 026

这一家子 / 029

对一个战友的寄语 / 038

爬 山 / 041

弯 道 / 047

那个季节 / 051

倾斜的天空

——一个乡下女人的前半生 / 055

情搏，肉搏 / 063

真的没胃口 / 071

努力着，我只想证明

——记一等残疾军人陈尔升 / 077

抒军人之豪情 / 081

伤痕只当琴弦弹 / 084

众目睽睽之下他倒在血泊中 / 086
深圳，有爱心链接 / 090
虽然憎恶 / 093
姨父的拐杖 / 097
红蜡烛 / 103
商 化 / 113
玉米棵 老石磨 / 116
青青，我的柿子树 / 119
回首一瞥看自己 / 124
枫叶正红时 / 131
江 恋 / 135
听 江 / 147
君子之交 / 155
看惯麦田的眼睛看城市 / 157
我属于年轻 / 163
写检查写出的作家
——访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 / 167
吴用岂能“无用” / 171
追星误圈 / 173
星星树 / 176
小黑菊 / 182

寻找我们遗失的 / 190
昆明印象 / 193
看世界 / 197
跟伟人的几次见面
——追悼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 / 205
致贵州战友的一封信 / 213
曲解贵州但不曲解平塘 / 215
从经理那里要了号码 / 220
母 亲 / 225
四 月 / 240
海滩，烫烫的 / 247
一路走来 / 253
春天，我的春天 / 308
高原拜 / 313
吟诵·布达拉 / 317
那曲草原 / 322
营房之外不是山 / 331
扎什伦布寺 / 337
冬 储 / 341
编号爸爸 / 346
拴妻·背妻上下山 / 352

深处的跳舞草 / 358

我在路上等你

——大爱万里行的由来 / 364

家，框不住你真爱的女人 / 372

评论

失去了色彩，创造另一个精彩的世界

——读史光柱散文 王宗仁 / 377

心田里流淌的文字欢歌 周 明 / 384

认识你，记住你，史光柱 沙 克 / 391

后记

仰望天空 史光柱 / 400

点 名

人们一提起史光柱，都知道我是位战斗英雄。可我这位英雄，也有属于我的那个当兵之初的年代，也有让我很难忘记的“兵之初”的生活。我曾记得那小小的一次军容风纪检查，我就因鞋带系错，被叫出队列当众批评。于是乎，每当军容风纪检查，我便“当之无愧”地成了教育大家的材料。“小题大做”，那时我就想，一次系鞋带的小失误，三番五次抓着不放，领导也太缺乏容人之量！

事隔不久，遇到全军大比武，我们班代表连队参加比赛。由于训练强度大，磨破脚需要宽松待遇，我便再一次善待自己，鞋带系得很松。谁知比武那天，四百米障碍赛翻高墙板时，一只鞋竟然鬼使神差地飞了出去。我挂在高墙上，折腾了好几次才翻了过去。尽管我光着一只脚丫跑到终点，但全班的成绩还是因为我的缘故，而降为倒数第二。这一次，没等两位主考官点名，我早已懊悔不迭。那是我入伍的第一年留下的印象。

又一次点名批评，是在保卫边疆的战斗前夕。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，副连长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。回家不到十天，接连收到两封归队的加急电报。风尘仆仆的副连长比限定归队时

间晚了三天。一露头，便被更大的上级领导火爆地痛斥一顿。足足一个小时的训斥，副连长默不作声。末尾，只说他一定深刻检查。当连队的战友发现他双手打满血泡，问明原因，才知他迟到三天，另有隐情。他家住在山区，妻子患了结核，老娘既管家务，又要带他两个年幼的孩子。他左右为难，越想欠家里的越多。没法，电报揣在兜里，死赶活赶把家里承包的责任田全部翻挖了一遍。当我了解情况知道副连长迟回来的经过后，我更认为上级太没人情味儿，哪能就为这竟给副连长记个大过处分呢？我真为副连长叫屈。可副连长却十分认真地对我们大家说：“人情有多大？难道有法纪大？”谁要是在临战训练中偷懒耍滑，可别怪他翻脸不认人！

两次遥远的点名，在我的记忆中虽不能引为骄傲，但着实让我受益匪浅。前者让我懂得小缺点、小错误如果迁就姑息，就会酿成大错。后者更让我明白，当国家利益、公众利益需要的时候，个人的事不论有天大的原因都得服从，而且是不讲条件的。如今，“点名”似乎离我已经久远了，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中，我仍对“点名”记忆犹新，仍旧怀念我的那段当兵的生活，更加想念我的战友们。

1997年第1期《军营文化天地》

爱，还能复活吗？

周珊珊心情烦乱，整整一个下午躺在床上。

在几位要好的姐妹们眼里，她是个幸运儿。容貌姣丽，笑起来，瓜子脸上显出一对甜甜的酒窝，淡黑的眉毛下闪着深潭般的眼睛，就连生气时嘟起的小嘴也让人着迷。最令姐妹们羡慕的是，她有个英俊、魁梧、有才华的男朋友杜刚。但现在……唉！周珊珊又叹了口气，扭动一下发麻的身躯。

她疲惫地走到窗前，想排遣心中的烦乱。

沉坠的夕阳，显得忧伤。高高耸立的十三层工人文化宫，也失去了往日的雄姿。突然，她的目光像灌了铅似的凝滞了，绿色邮电大楼闯入她的眼底，勾起了心中的苦涩……

中午，她照常打开信箱，不抱任何希望地瞥了一眼。信！那熟悉的字迹使她的心骤然紧缩。她欣喜地奔到自己的小天地里，反锁上门，把紧贴在胸前的信送到眼前。怎么？信是从医院里发出的？难道……她急不可待地撕开封口——

亲爱的珊：

没想到会在医院的病床上给你写信。本不想把实情告诉你，但觉得不应向你隐瞒什么。就在前几天的战斗中，我负伤了……

仿佛晴天霹雳，击碎了周珊珊期待已久的欢乐。信飘落地上，她毫无感觉。许久，她才弯下腰，捡起信，抹了下眼角的泪珠，紧咬嘴唇，继续看下去——

珊珊，不要着急，比起重伤员来，我的伤不算严重。在最近这次战斗中，我们是全营的主攻排，负责坚守两个高地。战友们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一次次进攻和潜侵，在这片殷红的土地上，谱写了一曲殷红的交响乐。在血的洗礼和火的冲撞中，我找到了以前不解的人生未知数，真正懂得了一个人的价值和分量。珊珊，你理解我的心吗？

你理解我的心吗？这熟悉的话语，这熟悉的声音，不由使珊珊想起高中毕业前的那个晚上。当时，几个要好的同学畅谈自己的理想，杜刚流露出报考军校的愿望，遭到了大家的反对。“我想当兵，不仅因为我爸爸是军人。有国家，就需要军队，军队是由军人组成的，如果我们谁都不报考军校，谁都不参军，国家安定、幸福的环境就没有保证，你们能理解我的心吗？”

在我的身边倒下了许多青年军人。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有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美满幸福家庭的眷恋。我的指导员王结，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儿子。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家中需

要劳动力，可是他没有因为家庭的需要而放弃自己的职责，坚守在军人的岗位上。两个月前，妻子临产，就在他回到家的当天晚上，收到了部队要他火速归队的命令。他捧着妻子憔悴、失望的脸，流着泪说：“多保重吧。别忘了孩子满月时给我寄张照片。”就这样，他带着内疚和不安，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和即将做父亲的喜悦，告别了妻子，告别了白发苍苍的老母，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战场。一个半月后，他宝贝儿子的照片传递在每个战士颤抖的手中，然而，指导员却再也见不到他亲爱的骨肉了。就在收到照片的头天晚上，他带着愤怒和眷恋离开了战友，离开了他眷恋的妻儿老母……

不知是同情，还是感动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倏地，珊珊萌生出一个奇怪的意识：那个妻子似乎就是她自己！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凄凉之感犹如一盆冰冷的水，猛地泼在她的心上，她战栗了。视线又移到信上，字迹模糊了——

珊珊，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六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，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。有位我非常喜爱的小班长，在战前训练时由于粗心失误，受到了组织的处分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他孤身一人顶住了敌人一个班的疯狂进攻，后来他被敌人包围了，毅然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，和围攻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。战后，在他血肉模糊的躯体上，我们找到了染满

鲜血的笔记本，最后一页写道：“战友们，我估计能活到七十岁，还有五十年的时间。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，仍要交完我一生的党费，按每月三角钱计算，共一百八十元，请从我的抚恤金中抽出，交给党组织。还要请你们在我战斗过的地方，抓一把土，采一束兰花，交给我亲爱的妈妈，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最后一片思念。倘若我能为祖国献出生命，我感到自豪，唯一令我遗憾的是，我带着处分离开了人间……”珊珊，正是这些普通的军人，用他们的躯体筑成抵御侵略者的钢铁屏障。他们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刚强，给了我冲不垮、砸不烂的意志，更坚定了一个军人的信念。

珊珊，我多么希望你勇敢地做个军人的妻子！我将为你骄傲。

她爱杜刚，希望能做他的妻子。可是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侵袭着她，仿佛置身于茫茫的沙漠，不见一片绿荫，没有一滴甘泉，指导员、小班长牺牲的情景浮现在眼前，顿时化成了杜刚，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……

“珊珊，吃饭了！”

保姆李妈的呼唤声，使她从恐惧和烦乱中惊醒。她焦躁地嚷道：“不吃！烦死人了。”

她闭上眼，希望进入一个真空的境界，使疲劳的精神得到

休息。然而，杜刚的影子却总在眼前闪动……

她和杜刚毕业于同一所中学。在几年前的中学生活中，杜刚勤学苦读的精神、出类拔萃的成绩、刚毅坚韧的性格，深深地吸引着活泼、任性的周珊珊。高中毕业后，杜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陆军军官学校，周珊珊以五分之差名落孙山，进一家大工厂当了广播员。此后，他们通信频繁，友情逐渐加深。

两年后的一个夜晚，繁星满天，杜刚的休假就要结束了，他们相约在滇池边大观公园长廊下。

他们默默地坐着，想着各自的心事。

轻风温柔，池水涟漪，远方的西山隐入黑色纱幕，透出朦胧的轮廓，一片宁静。

“你到底怎么打算？”珊珊终于憋不住了，娇声问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杜刚低着头，心里很不平静。

“我们俩……”

“珊珊，要知道，我是个军人，”杜刚涨红了脸，神色严峻，两道射向珊珊的炯炯目光含着深情，“而军人，将意味着牺牲。”

“我不管那么多，就问你爱不爱我。”

“……还用我说吗？”

银白色的星光撒播在草地上，月亮露出赧然的微笑。一阵爱的狂潮，冲垮了杜刚爱的栅栏。

然而，生活并不总像滇池那样平静。杜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，军校党委要他留校任教，他却向党委连递了三份申请到边防团的报告。这可把珊珊惹火了，她哭闹了几次，执意要杜刚收回申请。杜刚没有动摇，终于去了边防团，气得珊珊请了半个月病假。

“别理他。他不听你的，就吹！跟大兵一块过没好果子吃。”

“现在还来得及，一封信就把他甩了。”

“我看杜刚未必爱你，要不，怎会舍得抛下你去服苦役？”

几位好姐妹的话敲击着珊珊的心。杜刚连来了几封信，她看都不看，就丢进火炉烧了。她心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在旋转的舞厅里才感到一点快慰。一次舞会上，她偶然认识了一个叫卫岚天的，像杜刚一样英俊、潇洒，是化工厂的政工科长。于是，他们出入公园、餐厅、舞场，珊珊在卫岚天排山倒海的进攻中，得到了一些满足和温暖。不过，每次与卫岚天相处，她都不由得想起杜刚，她发现，她不能没有杜刚。

她终于给杜刚写了回信，抒发了心中的爱，还提出了一个条件……

“珊珊啊，饭都凉了！”保姆李妈敲敲门，又喊了一声。

往日的梦被打断了。珊珊气恼地从床上翻身坐起。

几天后，珊珊还是来到了昆明 AB 医院。在外科病房里，

她呆坐在雪白的病床前，床头挂着纸牌：云南边防 X 团排长杜刚，1962 年 12 月生，左大臂贯通伤。

对面床边，有个农村模样的少女正给一位战士喂水果罐头，那战士很年轻，头上缠满了纱布，腿上也扎着绷带。他侧脸看着珊珊，猜测地问道：“大姐，你是我们排长的妹妹吧？”

珊珊不知所措地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

小战士看着珊珊尴尬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：“我叫胡大金，是杜刚排长的战士。排长换药去了。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刚从贵州来。”

未婚妻？这个词儿曾在珊珊的心中荡起过醉人的甜蜜，可现在听到，却翻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她勉强向那姑娘挤出一丝笑容。那姑娘大方地站起来，甜甜一笑：“大姐，你好。”

小战士看到珊珊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便说：“放心吧，大姐，排长伤得不太重。排长本来坚持不住院，受伤好几天了还在阵地上坚持战斗，直到伤口化脓，才在营长的命令下住进了前线医院。那里条件差，为了早日治好伤，在医院的一再动员下，他才同意转到这里。”小战士抿了抿干裂的嘴唇，接着说，“排长人真好，弟兄们都称他大哥哥，有事就找他。战斗打响后，我们排长带领全排连克两个高地，打退了敌人九次进攻。他把自己的水和干粮都给了伤员，自己却吃那又苦又涩的芭蕉树心。我也尝过，太难吃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小战士眼里闪着泪花，伸手拉开床头柜，取出一支烟。那姑娘拿起火柴，给他点燃，在投来深情目光的同时，轻声嗔怪道：“你不是答应我不抽了吗？”

小战士沉陷在回忆中。他深深吸了几口，凝视着吐出的袅袅轻烟，仿佛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着：“一次，敌人又向我们偷袭。几个敌人包围了我，我东打西打，子弹光了，身上只剩下两颗手榴弹。这时，排长带领几个战士打退了右侧的敌人，又向包围我的敌人猛烈扫射。要不是排长和战友们及时援救，我就完了。那次战斗非常激烈，排长带伤坚持战斗，却命令担架队把我抬下来……”他抹了抹眼泪，还想说什么，被开门声打断了。

进来的正是杜刚。刹那间，爱和恨交织在珊珊的心头，她呆望着杜刚。啊，他瘦了！他的左臂裹着绷带，斜挎在脖子上。剑一样的眉毛下面，依然闪着只有珊珊才能觉察到的坚定目光。他们站着，相视着……

僻静的草坪边。

杜刚面颊通红，兴奋地攥着珊珊的手，想把一肚子话倾泻出来。

“在阵地上，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，每当十分疲劳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你。你的照片一直贴在我胸口，一到战斗间隙，就偷偷拿出来看。只要看到你的微笑，我就得到了安慰和鼓励。”